

生活故事

幼儿诗兴

■徐春望文

一个小人白相玩具,先汽车,惯性的,弹力的,电动的;玩腻了,就钓鱼;玩腻了,就堆积木;玩腻了,就把手中积木,抛上沙发,然后爬沙发。二岁不到,个头比沙发座略高。双手按沙发,左腿直立,右腿弯曲朝上跨,俯身上爬,腿短够不着,滑下来,但“屡战屡败,屡败屡战”,一直爬不停。

女儿对我说,皮啊,这男小人。她说她儿子,就是我的这个小外孙。我说哪有男小人不顾皮的,随他去。

白日疯一天,晚上仍兴奋。九点钟了,不肯睡觉,要妈妈不停地讲故事。故事讲完,还要讲第二遍。讲过了,又要讲第三遍。就这样反反复复,像牛皮糖。惹得妈妈发脾气,把电灯关掉,并告诫他,再不听话,就要挨打。在一片乌漆墨黑之中,突然听他念念有词:“外公,要过夜了,太阳在天上,那多好。”

他妈听了,惊讶地问他:“你说什么?”他又是一遍。他妈赶忙用手机录了音,哄他乖乖睡觉。第二天,在微信上把录音发我,附言:苗苗会

做诗了。

真的吗?看了女儿的微信,我怀疑。点开录音,一遍又一遍地听,听出点味道来了。小外孙,真是机灵鬼。他知道,外公是他妈妈的爸爸,这个做抬头,他妈不好说什么。听起来,好像告诉外公“要过夜了”,实质是自己对夜晚不满,婉转表达对妈妈催他睡觉的不满。随后转折,“太阳在天上”,大白天可随意玩耍,当然感觉“那多好”!言语中又流露出对自然界白天黑夜轮番的无奈。还甭说,充满童趣!

我问女儿,你教他的?没有,女儿一口否认。幼儿真是一座宝藏,大人只要用心发掘,就会给家庭带来无数惊喜!此后,女儿每晚讲故事的同时,都会讲一点唐诗经典。比如王之涣的《登黄鹤楼》: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”别看这小鬼头奶声奶气,背得还抑扬顿挫的,也不知道他懂不懂当中意思。

他皮,每天照样皮。当浑身汗津津时,给他洗澡。洗完澡,把浴盆泛白的洗澡水倒掉。这小家伙说了一句:“白河入海流。”他还会活学活用!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意犹未尽

与阳光相伴

■耿勇文

与阳光相伴是美好的,一扫心中的阴霾,让心灵透亮。

阳光,没有承诺,却从不违约;珍贵,却无私慷慨;乐施,却从无所求。它悄悄沐浴着万物,宽松,自由,愉

悦。有时它也会累,会短暂离去,远远慈祥地凝望;当人们的思念和期盼还在萌芽中,它又义无反顾,来到身旁。

它从天而降,从1.47亿千里的地方,心无旁骛,用8分钟时间,把光热普照人间。它比地球大130万倍,可从不自大,自傲,自恃,固执地独霸天

空。它自知“溺爱”会让水分蒸发,土地开裂,树木干枯,庄稼焦黄。无论是在泰山之巅,在一望无际的大海边,还是在古刹的塔尖与它相逢;还是在田头犁铧的锋芒中与它莞尔一笑,院落篱笆间隙与它心有灵犀……它始终一如往昔,来时是风华正茂的“朝霞”;去时是红遍天边的“夕阳”;雨住日出,它用彩虹点缀天空;夜幕降临,它拨亮月亮,渐渐隐去。

有阳光相伴的日子,我们拥抱着它,如同拥抱无边无际的温暖和快乐。



风彩云飞 ■张文忠

世相百态

实习生

■周建文

家人不慎骨折住院,术后每天吊水数袋,用以消炎止痛化淤。护士白衣素雅,川流不息于各病房,为病人扎针、换水、测温忙得不可开交。

在众多护士中,有一位与众不同,初次见面就留下深刻印象。她20来岁,个不高,白里透红的脸,浑身滚圆胖乎乎,肉嘟嘟,如同吹足了气的皮球,就连那双手也肉肉厚厚的,涉事未深的这般模样,充满了年轻人蓬勃的朝气与活力,长得格外喜庆、可爱,成了大家逗乐的开心果。因未知其尊姓大名,文中暂且称其为“小胖”。

小胖在与我家人为数不多的接触中,竟接二连三地出了三次洋相,其意料之外的场面令我们啼笑皆非:

第一次:那天吊针结束,掀下床头呼叫按钮,不一会小胖闻声而来,家人一再强调手背上的留置针是今天新用的,切勿拔除,留在手背上明天继续使用。也许小胖做事有点心不在焉,其他物品收拾完后,自说自话拔去了留置针,待我们发现为时已晚。家人不解地询问:“告知你新用留置针不需拔除,为何不听”?小胖听后怔了一下,面露尴尬,沉默片刻后轻描淡写说了声:“她们叫我拔的”。我们住了这些天医院,护士的工作状况基本了解,一听就知道是在为自己辩解开脱。

思前顾后,本着对医院、病人负责的态度,我向护士长原原本本反映了情况。护士长告知:小胖是在校学生,最后一年安排在医院实习,现在还是一名实习生,并非护士,闻言我与家人设身处地地考虑,立即原谅了她。

不过,实习生与护士的护理水平有高低之分,但对工作的态度应一视同仁,丝毫来不得半点马虎。我们还是提醒护士长对其加强教育,希望她通过在医院的实习环节,护理技术与工作作风获得双丰收,护士长点头称是。

第二次:吊针结束,小胖拔针时不知咋整的,针尖拔出一刹那,根本来不及撕手中平口贴粘贴纸,血瞬间喷涌而出,小胖大惊失色,一阵手忙脚乱,我迅即抽出几张面巾纸,按压在手背出血点许久,小胖撕去平口贴上粘纸,粘贴在手背出血处,一个劲地连声道歉:“不好意思,不好意思。”她吓得不敢。

因她的不当操作,面巾纸上染红了一片,床单上留有一滩血迹,我们没有怪罪她的意思,不断为她宽心,鼓励她树立信心,吃一堑长一智,努力提高护理水平。同时还有意撇开此事,询问她实习中的情况,得知她是外地一所医科学校的学生,该校与上海这所医院有协作关系,委派学生来医院实习,需在医院各科室轮转实习一年,现已到儿科、妇产科实习过,正轮转到骨科实习。

第三次:家人因骨质疏松,同样需吊药水治疗,药物容器为小玻璃瓶,瓶盖是个橡皮塞,包装不同于以往吊针袋装药水,小胖一如既往地操作,一切准备就绪,拧松橡皮管上开关按钮,瓶中药水纹丝不动,丝毫不滴,左右摆弄依然如故,一切操作均徒劳。无计可施的她判断是留置针出现问题,主张拔出原针重新再扎一针。因我们对她的护理水平存疑,提出请一位经验丰富的护士或护士长来处理,她面露不悦:“她们来也是这样处理。”言下之意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,此举我们当然无法苟同,一再坚持下,她无奈叫来了护士长,自己未同行。护士长在瓶盖处拧了一下,瓶中药水瞬间顺着橡皮管流出。我们庆幸未听信小胖的误导,避免了多扎一针的皮肉痛苦,忙不迭地向护士长道谢。同时建议护士长做好传、帮、带,及时将处理情况反馈给小胖,使她在实习中掌握护理技巧。

事情已过去多日,家人也早已出院,我脑海里时不时还会出现小胖一脸未脱孩子气的懵懂与青涩,想着那天护士长来处理时,小胖就应该一同来,如此好的现场教学实践机会,她轻而易举地放弃了。真心希望小胖在上海医院的一年实习期中,树立起全心全意的服务理念,提高医疗业务水平,学业有成,学以致用,给病人送去温暖。

岁月悠悠

那年,爬进车皮

■何云龙文

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为响应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号召,我随上海电力建设工程队来到“大三线”四川攀枝花市,支援502厂(其实是发电厂,为保密而用数字代替)的安装建设。

这里原名叫渡口市。金沙江沿江有很多渡口,也许这个地方的渡口较大,城市也叫渡口市了。后来,它改名了。因为,这里生长着很多攀枝花树,树干粗壮,枝繁叶茂,秋天绽放朵朵点缀山城。这渡口市就改为攀枝花市了。美丽的名称,富有诗意,是中国唯一以树木命名的城市。

一年一次的春节探亲十分难得。一个月的时间过得特别快,如古语所云“白驹过隙”。那时交通不便,需转车才能到达目的地。我早早买好了火车票,第二天就登上火车。到了贵阳,当天订票,转乘到昆明

的火车。拎了包,到了车站,掏掏口袋,到攀枝花的车票钱不够,怎么办?人生地不熟,哪里也借不到,怎么办?旁边一位东北大哥大概看出我的窘相,微笑说:“钱不够,咱们爬火车。”我说:“行吗?”“这里火车通了,有货车车皮装设备材料开往攀枝花的。”东北大哥热情介绍:“好,我跟你走。”

于是,我和他并排朝铁路走去。铁路上停着一节节车皮,车上装着设备。我和东北大哥商量一下,他把包让我拎着,先爬上车皮,然后把两只包递给他,我也爬上了车皮。

车皮内除了设备外,还有槽钢、角铁等等。我们找了个大口径管道钻进去,各自用旅行包当枕头,就躺

下休息。其它几节车皮也有不少,不时传来大嗓门声音。他们大多是探亲返回的。南腔北调,操着各种口音,倒也热闹。

车肯定是开往攀枝花。有些设备上还写着“发往攀枝花钢厂”“发往攀枝花水泥厂”。看到这些设备上的铭牌,我的心也定下来了。我和东北大哥躺在大口径管道里,望着蓝天上朵朵白云,忽聚忽散。一会儿飘走了,一会儿又是一大片。白云镶了金边,太阳也渐渐西沉。“轰隆隆”,火车开始动了。车轮在钢轨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,虽然缓慢,只要往前开,明天或早或迟总会到攀枝花的。

夜色笼罩下来,座座山峰朦朦胧胧,朝后退去。我迷迷糊糊,似睡非睡,有时睁开眼睛,看看天上星星。这里海拔一千七百多米,空气中弥漫着清香,星星比上海更明亮清晰,晶莹剔透。深邃的月光洒在车皮的设备上,如梦似幻。车皮右侧有星星点点的昏黄灯光。这不是农村,是建筑工地上

的工棚。我们在攀枝花安装502电厂,工地职工住的工棚和工具房也都是用毛竹、芦苇搭建的。虽然那里气候干燥,由于防火意识强,三年来从未发生火警。这里出现的工棚一定也有很多人在搞基建,和我们是同行。

火车停下来了,谁也不问原因,这是运输车,铁路管理也不健全,停下来就停下来吧。后来有人说前面在放映电影,司机看电影去了。

车皮右侧下面有卖饭,半斤粮票、一角钱一碗。我早餐后没进食,肚子早饿了。听到卖饭吆喝声,

我连忙爬起来,钻出圆管,月光下一位老妇人和一个中年人捧着瓦罐在吆喝,我连忙拿出半斤全国粮票和一角钱,从他们手里接过瓦罐。没有什么菜,是蚕豆和米饭,我站在车皮烂板边,狼吞虎咽吃起来。好香的蚕豆、好香的米饭,全部倒进肚子里,人也好像精神多了。把瓦罐、筷子还给老妇人,我又钻进大管道里躺下。

躺在旁边的东北大哥吃好也躺下。他开始和我聊天,“我是从鞍钢调到攀钢,本来和大家一起走的,家里有事迟了几天才出来。”“我是探亲返回,在502电厂安装。”

此时又咣当一声,外面工棚的昏黄灯光往后退去,越退越快。车轮和铁轨发出有节奏的声音,我们有一句没一句聊着。月亮移到西边,月光洒在设备上。东北大哥看看我,似乎想聊聊的样子。我索性坐起来,转身打开旅行包,“回上海一趟钱用完了,这次只带了两斤卷子面回来。”他似乎也明白了什么,转身打开行李袋。“我只有换洗的工作服,其它行李都和大家一起运到攀钢去了。”

我们各自表白后,又随意聊了几句睡下了。不知过了多久,我睁开眼透过管道,看见东边已露出霞光。那些高高低低的山峰已显出轮廓,朝后慢慢消失,火车已放慢了速度,缓缓驶着。

不知哪节车皮里的人喊:“快到了,快到了。”“咣当”一声,火车停下来,一位穿着铁路制服的人喊着:“到攀枝花了,大家可以下来了。”

我和东北大哥拎起包直起身,走到车皮烂板旁,相继爬下来。